

續藏書

第八冊

(明) 李 贄 著

續藏書

第 十 卷

冊
（經濟名臣）

書 局

續藏書卷十七

經濟名臣

少保倪文毅公

事裕陵、茂陵、泰陵

公名岳。字舜咨。上元人。父謙。正統四年進士。歷陞左春坊大學士。兼侍講。天順元年。晉學士。侍東宮。上大學諸直解。又明年。考順天鄉試。勢家子弟。不獲倖進。造飛謗誣公。謫戍開平。八年。赦還。外艱去。歷仕至南京禮部尙書。卒。贈太子少保。諡文僖。文僖嘗奉命祀北嶽。夫人姚夢緋袍神入室。生公。因名岳。公瓌偉秀異。目光炯炯。望

之如神。爲文敏捷。若不經意。天順元年進士。入翰林爲編修。考校纂綴。精詳安雅。進講上前。敷古義。傳時政。言意剴切。音吐洪亮。上喜。歷陞侍讀。至學士。凡生民休戚。財計登縮。戎禦利害。無不諳暢。每大廷集議。公慷慨持正論。一時儀文古典。軍國重計。多公裁定。公又長於奏議。一寫千言。春容鬯達。下至瑣屑案牘。吏人旁候。運筆如飛。成化二十三年。茂陵升祔。詔禮官集議。時耿裕爲尙書。公爲侍郎。疏言。上詔可。耿公方正持大體。禮文事多屬公。每見公疏。稱善不啻己出。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。少詹事程敏政。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。

公言馬融、王弼之徒。其立身不無貶議。然秦漢以來。六經出於煨燼。賴諸儒抱遺經。專門講授。經得復存。唐之註疏。咸祖其言。今之經傳。引用尙多其說。若七十二子名字。自司馬遷以來。相沿已久。今生千百年後。安敢臆定。進左侍郎。會災異求言。與尙書共疏寅畏天戒七事。未幾。復陳八事。守嶺南內臣韋眷。誘撒馬兒罕貢獅子。開海道。公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。禁不許通。斥還貢物。六年。代耿爲尙書。內臣韋泰傳旨。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。公抗言。領占竹僭號法王。淫昏矯僞。上初登大寶。首納諫言。削奪斥遣。傳聞四方。共稱聖德。今復召還。殊駭。

羣聽。馬鈞陽言。成化間累度僧道。非便。下禮部議。公言。成化二年度十三萬二千有奇。十二年一萬三千有奇。二十二年二十二萬四千有奇。十年一度。國版日耗。宜立嚴科。痛加條革。如文升議便。九年。改南京吏部尙書。加太子少保。未幾。改南兵部。參贊機務。十一年。清寧宮災。條上修省二十八事。十三年。召入吏部爲尙書。公才學識量優於經濟。於諸卿中。唯推遜馬鈞陽。至論國事。亦不肯苟徇。先是弘治六年。鈞陽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。我朝北嶽乃在京南。公言北嶽恆山祀曲陽。歷漢至今二千餘年。不可輒改。上下禮官議曰。昔金世宗時。議

者以都燕。請別議五嶽。太常卿范洪言。軒轅居上谷。在恆山之西。虞舜居蒲坂。在華山之北。未嘗據都改嶽。公議良是。十四年卒。贈少保。諡文毅。國朝父子爲學士翰林。得並諡文。自公父子始。文集並傳。自王忠文後再見云。公奏議多不錄。錄其論西北備邊事狀。略云。近歲虜酋毛里孩、阿羅出、孛羅忽兒、加思蘭大爲邊患。蓋緣河套之中。水草甘肥。易於屯劄。腹裏之地。道路曠遠。難於守禦。是以轄於榆林者。若孤山、安塞、安邊、定邊諸路。轄於寧夏者。若花馬池、興武、高橋、萌城諸路。皆其入寇之所。迤東則延安、綏德、鄜州諸路。迤西則環慶、平涼、固原

諸路。皆其騷掠之處。擁衆長驅。遠者逾千里。近者不下數十百里。沿邊諸將。或嬰城自守。或擁兵自衛。輕佻者挫衄。怯懦者退避。既不能折其前鋒。又不能邀其歸路。虜遂源源而來。洋洋而去。進獲重利。退無後憂。取於我者。衣食自恣。屢起盜心。處於彼者。窟穴既安。遂無去志。虜勢不輯。邊患不寧。上厪廟慮。遣將徂征。奈何四年三舉。一無寸功。或高臥而歸。或安行以返。乃析圭儋爵。優游朝行。輦帛輿金。充牣私室。且其軍旅一動。輒報捷音。賜予濫施。官爵輕授。殺傷我士卒。悉泯弗聞。掇拾彼器械。虛張勝勢。甚至濫殺被虜平民。妄稱逆虜首級。未嘗

致其敗北。輒以奔遁爲言。未嘗有所斬獲。輒以鈎搭爲解。考其功籍所載。賞格所加者。非私家之子弟。卽權門之廝養。而骨委戰塵。血膏野草者。非什伍之卒。卽轉餉之民。天怒人怨。禍機日深。非細故也。況夫京營之兵。素爲冗怯。臨陣退縮。反隳邊兵之功。望敵奔潰。久爲虜人所侮。此宜留鎮京師。以壯根本。顧乃輕於出禦。以褻天威。且延綏邊也。去京師遠。宣府大同亦邊也。去京師近。彼有門庭之喻。此無陞楯之嚴。可乎。頃兵部建議。遂於宣府出兵五千。大同出兵一萬。併力以援延綏。而不計其相去旣遠。往返不逮。人心厭於轉移。馬力罷於奔軼。

沉聲東擊西。虜人奸態。擣虛批吭。兵家奧策。精銳旣盡。而西。老弱乃留於北。萬一北或有警。彼未可離。首尾受敵。遠近坐困。謂爲得計乎。臣又聞軍旅之用。糧食爲先。今延綏之地。兵馬屯聚。芻粟之費。日賴資給。乃以山西河南之民。任飛芻輓粟之役。仰關而西。徒步千里。夫運而妻供。父輓而子荷。道路愁怨。井落空虛。幸而至也。束芻百錢。斗米倍直。不幸遇賊。身已虜矣。他尙何計。輸將不足。則有輕齎。輕齎不足。又有預徵。嗚呼。水旱不可先知。豐歉未能逆卜。如之何其可預徵也。至甚不得已。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。然媚權貴。私親故者。或出空牒而

授之。而倉庾無升合之入。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。然恃豪右。專請託者。率占虛名而鬻之。而商賈費倍蓰之利。官級日濫。鹽法日沮。而邊儲不充如故也。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。歲爲銀數十萬。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。歲亦不下數十萬。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。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。而不知者。遂於養兵之中。寓其養狙之智。或以茶鹽。或以銀布。名爲准折糧價。實則侵剋軍儲。故朝廷有糜廩之虞。士卒無飽食之日。至於兵馬所經。例須應付。平居之時。一日之數。人米一升。馬草一束。追逐所過。一日之間。或一二堡。或三四城。豈能俱給哉。而

典守者。陰懷竊取之計。巧爲影射之謀。凡其經歷之方。悉開支給之數。背公營私。罔上病下。莫此爲甚。由是觀之。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。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。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。誰果分憂盡心效力乎。採之建白。察之論議。則又往往紛紜。據指掌之圖。肆胸臆之見者。率謂復受降之故險。守東勝之舊城。則東西之聲援可通。彼此之犄角易制。是非不善也。第二城之廢棄既久。地形之險易未知。況欲復城河北以爲之守。必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。出孤遠之軍。涉荒漠之地。輜重爲累。饋餉爲艱。彼或佯爲遁逃。潛肆邀伏。或抄掠於前。躡襲於後。

曠日持久。露行野宿。人心驚駭。軍食乏絕。進不得城。退
不得歸。一敗塗地。聲威大損。其有懷敵愾之心。馳伊吾
之志者。率謂統十萬之衆。裹半月之糧。奮揚威武。掃盪
腥膻。使河套一空。邊陲永靖。是亦非不善也。然帝王之
兵。以全取勝。孫吳之法。以逸待勞。今欲鼓勇前行。窮搜
遠擊。乘危履險。徼倖萬一。運糧遠隨。則重不及事。提兵
深入。則孤不可援。沉其間。地方千里。綿亘無際。旣無城
郭之居。亦無委積之守。彼或往來遷徙。罷我馳驅。或掩
襲衝突。撓我困憊。虜酋安望於成擒。中國復至於大創。
失坐勝之機。蹈覆沒之轍。必矣。至有欲圖大舉。以建奇

功者。謂必剪建州之衆。除朵顏之徒。乘勝而西。遂平河套。夫祖宗之於建州。朵顏諸衛。不過羈縻保塞。以固吾圉。今若是。將使戎狄生心。藩籬頓壞。遺孽難盡。邊釁益多。是果何知。誠爲無策。甚者。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。旣已棄東勝。今之延綏不易守。不若棄延綏。則兵民可以息肩。關陝得以安枕。夫一民尺土。皆受之於天。於祖宗不可忽也。向失東勝。故今日之苦。萃於延綏。而關陝騷動。今棄延綏。則他日之害。鍾於關陝。而京師震驚。賊逾近而莫支。禍逾大而難救。此實寡謀。故爾大謬。嗚呼。一倡百和。牢不可移。甲是乙非。卒莫能合。成功旣鮮。高談

奚取焉。臣所尤不滿者。徒以書生典兵。謂詢謀爲無益。棄人言而不顧。謂專斷爲無傷。執己意而不回。處置乖方。指揮失義。若向之圖復西戎。旣爲苟且之舉。已損威而失信。近之議制南夷。復倡提備之說。以起釁而示怯。違居中制外之權。昧以大字小之體。推是以往。其他可知。徒使下弛兵機。上隳國紀。又皆此輩舞文之過。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。故以臣論之。不若卽古人已用而有成。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。舉而措之。其爲力也少。其致功也多。曰重將權。以一統制而責成功。曰增城堡。廣斥堠。以保衆而疑賊。曰募民壯。去客兵。以弭患而省費。

曰明賞罰。嚴間諜。以立兵紀而覘賊情。曰實屯用。復漕運。以足兵食而紓民力。其論邊漕。略曰。今關陝所需。皆山西河南所給。而三方之地。俱近黃河。其間雖有三門、析津、龍門之險。然昔漢唐糧餉。由此而通。卽今鹽船木筏。往來無滯。且以今戶部所計。山西米豆。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林及保德州縣諸倉。河南米豆。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。其諸州衛地。皆瀕河。可通舟楫。踵往古故跡而行。免當今陸運之害。公私之利。奚啻萬萬也。況今河道。當潼關之北數十里。接連渭河。可通陝西及鳳翔、鞏昌。渭河西流數十里。接連洛河。可通延安。及北上源可通。

邊堡。渭河西流三百餘里。接連涇河。可通慶陽。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。徑通延綏。倘加修濬。必可行舟。此宜簡命水部之臣。示以必行之意。相度地形。按求古跡。某處避險。可以陸運。某處可立倉。以備倒運。某處可造船。以備裝運。淤塞悉加導滌。漕河務在疏通。毋憚一時之勞。而失永久之利。如是。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。雖四方之物。無不可致矣。

太保周文端公

事裕陵、茂陵、泰陵、康陵

公名經。字伯常。天順四年進士。父瑄。字廷玉。陽曲人。宣德乙卯貢士。初主事刑部。歷陞南京刑部尚書。致仕。尚